

日本茶道漫談

日本茶道的缘起

和中国的茶文化历史相比，日本茶道的历史算不上久远。中国的茶圣陆羽于 8 世纪著成世界上第一部茶书《茶经》的时候，日本人大概尚未清晰地知道茶为何物。

日本茶学界一般认为日本的茶最早是由传教大师最澄和尚于 9 世纪初叶从中国带回日本的。据说，传教大师将带回的茶种子种植于近江坂本的日吉神社，从而形成了后来的日吉茶园。而茶见于日本正史则更晚一些，据日本著名史书《类聚国史》记载，弘仁六年（815 年）四月，嵯峨天皇巡幸近江国滋贺韩崎时曾接受了永忠和尚进奉的煎茶，这是日本正史中关于茶的最早记载。然而，在随后的三百余年间，却再也找不到关于茶的像样儿的记载。为数不多的茶树也都荒芜殆尽或是沦为野生、半野生的状态，传教大师带入日本的茶及茶的品饮习俗在昙花一现之后又悄无声息地泯没了。直到 1191 年，荣西和尚从中国学成归国时再次将茶种子带回日本，并且种植于筑前国背振山。1207 年，荣西将茶种子赠送给明惠上人，而后者则将茶种植在梅尾高山寺内，从此饮茶习俗逐渐在僧人中间流行开来。1214 年，将军源实朝因醉酒引起头痛病，久治不愈，最后喝了荣西和尚进献的茶后才摆脱了病痛。荣西和尚还向将军进献了自己所著的《吃茶养生记》一书，借机宣扬茶之德和饮茶的好处，从此，茶在士大夫及武士阶层普及开来。

因此，日本的饮茶文化从一开始便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形态，即僧人茶和武士茶。日本僧人自己种茶、采茶、饮茶，茶已经成为僧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僧人们在平淡的饮茶中充分体现出脱俗的隐者风范。而与僧人茶相对应的武士茶，则显

得奢华而热闹。武士茶是以斗茶形式为主体的，和中国宋代的斗茶颇为不同，日本武士的斗茶主要是品鉴茶的产地，有时也附带着评判一下水的优劣。当时，将日本梅尾地区产的茶称为本茶，而将其他地区产的茶称为非茶。参加斗茶的双方要品饮很多碗茶，以十碗最为常见，然后一一分辨每碗茶是本茶还是非茶，是一种带有赌博性质的游艺活动。

不管是僧人茶还是武士茶，都有着浓厚的中国饮茶文化的烙印，这段历史通常被称为日本茶道前史，即被认为是日本茶道产生以前的茶文化史。真正意义上的日本茶道的创立是直到 15 世纪末、16 世纪初叶才由村田珠光、千利休等人完成的。村田珠光本是一位僧人，同时也是为饮茶行为注入思想性的第一人，因此被后世奉为日本茶道的茶祖。而其后继者武野绍鸥、千利休等人又逐步制定了更为详细、系统的规范，诸如厘定了茶会的种类，规范了茶器具的种类，确定了茶室、茶庭园的格局，制定了主人点茶和客人饮茶等的基本动作流程等等。虽然日本茶道一直处于不断的变化与完善之中，但基本格局定形于千利休时代，因此千利休被奉为茶道的集大成者。

千利休之后，日本茶道界出现了许多流派。其中由千利休的后人开创的里千家流派、表千家流派和武者小路千家流派逐渐被视为茶道的正统，直至今日依旧占据着主流地位。各流派间的差异有大有小，但在发展过程中大都逐步确立起了近乎世袭制的掌门人制度，在日语中称为“家元制度”。这一制度使茶道具有了良好的传承性，对这一传统文化的传承不辍起到了重要作用。

大致说来，日本茶道是由三个部分组成的：第一部分是物质性的，包括茶室、茶庭园和茶会中所使用的一切器具；第二部分是精神性的，如茶会中主人通过各色器具的搭配组合所营造的精神境界，主人与客人间的思想交融与精神追求，以及茶道作为一种传统文化所积淀下来的与禅密切相关的一切哲学内涵等；第

三部分则是介于物质与精神之间的具体的点茶和饮茶动作与流程。茶道在其发展与继承过程中，曾几度被认为流于形式化，其实，所谓的形式化指的就是过于重视点茶的动作与过程而相对忽略了精神方面的修炼。毋庸置疑，没有了精神与思想茶道也就不称其为茶道了；但那些被严格规范并固化的具体动作也绝不是可有可无的附属品。因为茶会中的一举一动都是经过几代人反复实践而最终优化选择的结果，是合理性与美感的统一组合，同时，这细腻的一举一动才是日本传统文化和民族性格的典型结晶。对茶道了解得越深，就会越清晰地感觉到茶道的诞生是茶文化日本化的必然结果。

茶 道 思 想

茶道思想因时代、流派不同而略有差异，甚至因人而异，因此很难一言以蔽之。不过其根本核心始终没有超越出千利休亲定的“和、敬、清、寂”的范畴。

对于“和、敬、清、寂”的解说各家也不尽相同。下面，我们以日本近代著名茶人田中仙樵的解释为依据对此略做剖析。

“和，指人与人之间的相和乐，圣德太子宪法第一条便是‘以和为贵’，上下和谐、朋友和谐、夫妻和谐，人类缺乏和谐便没有了平和的世界，‘以和为贵’是茶人的信条。”

“和”所追求的是主客之间心灵的默契与沟通。

“敬，尊敬长上自不待言，茶人追求的是对所有人的敬。敬是一种礼，敬的反面则是轻蔑，无敬则易起纷争。和与敬是与人圆满相处之法。”

能做到真正的敬，便具备了无差别心，而无差别心则是修炼者所必备的，自然为茶人所追求。

“清，为清净之意，指心无邪念。其反面为不净，心之不净为一切欲念、烦恼的起因，佛教称之为妄想。茶道便是以抑制不净之念为已任。”

清，代表无俗虑的清净之心，是一种境界，是茶人的追求，而茶道则是达到目标的手段。

“寂，指寂灭为乐，指放下所有思虑的一尘不染的心境，也就是着力于下腹丹田，以意志导引头中血液下沉至丹田，从而达到心无杂念的状态。这种无念无想的境界是茶道的最重要的目的。”

从清到寂，就是从抑制俗虑到内心自然一片空明，而内心空明的“本来无一物”的境界也就是悟道了。因此，从清到寂可以说是从修炼到悟道的过程，这其中茶道本身是催化剂、是被借助的工具。茶道和禅宗有着密切的关系，而禅宗讲求的是“顿悟”，因此，茶道是促成顿悟的点睛之笔，与禅宗的文字公案有相同之功，其终极目的是修禅并达到“悟”的境界。

与为了促成顿悟而行使的极端手段‘棒喝’相比 茶道的做法柔和得多。每一次的茶会都是通过各种具有匠心的设置，创造出有利于‘悟’的环境与条件。从这一点讲 茶道又有‘渐修’的味道。

当然，田中仙樵所讲求的着力于下丹田的具体修习法应和禅宗“结伽趺坐”的打坐法有共同之处。

何为茶道

在日本，茶道通常又被称之为“茶之汤”。什么叫做茶之汤呢？简而言之就是：用茶待客，请客人享用一碗茶。而为了让茶的品饮达到更佳效果，飨客之物并非仅仅是茶，还会准备一些简单的食物、菜肴和酒。但是，茶之汤的目的却绝非为了精美的菜

肴或是酒宴，而在于品味茶会主人（在茶道中称为亭主）的旨趣以及鉴赏亭主在各种道具组合搭配上的用心，从而达到主客间的情感交流和心灵上的沟通。也就是说，一次茶会，要求主客双方的配合才能得以完成。作为亭主，不仅要学习传统的教诲并且要进行严格的修炼，更重要的是要倾注情感与思想，在每一个细节上都要“用心”去做。而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客人，则须具备与饮茶有关的知识、智慧、礼法以及一颗开放的心灵。客人也可以引导茶会的气氛，沟通同席人的心灵，因此，客人在茶会中的作用也是十分重要的。

以茶为主体的茶道是在极为狭窄的茶席中进行的。其中，使用的道具（茶器具）的个数有着严格的限制，对于每种道具的鉴赏方法也都有着自然而绵密的规定。而自己并不拥有茶道具同时也没有接触过茶器的人，严格地说是允许触摸这些茶器的。茶席中登场的每一件道具都是以茶会为目的、为茶会服务的。而各种道具的组合，亦即在一次茶会中使用哪几样道具，取决于该次茶会的主旨，即各种道具必须相互协调、配合，表现、衬托出共同的主题和氛围。也正因为如此，才要求客人要有茶道方面的知识。只有如此，才能通过道具了解亭主的用心，了解茶会的主题，从而畅游于茶的世界，达到心灵的沟通，在思想、修炼上取得精进。如果作为客人而不具备相应的知识，则可以在别的客人与亭主间的会话中学习新的知识，了解茶道具的鉴赏方法。也惟有多学习、多体会、多品味，才能够最终登堂入室，成为一个真正懂得茶道的客人。

茶道是经过提炼的日本独特的生活文化，它覆盖了相当广的领域——庭园、树木、花草、石、沙、水、建筑、窗的帘障、壁纸、挂轴、文房用具、插花、点茶用具、食品用具、点心用具、露地用具、照明用具等等。而所有这些，都只不过是茶道的一部分而已。因此可以说，通过茶道可以涉猎日本文化的各方各面，

了解日本文化的神髓。

事茶之乐

茶道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特殊的社交场所。因为数名客人与亭主在狭窄的茶席中长时间地相处，而每一个人都是因为相同的兴趣聚在一起的，大家共同品味一碗茶，所以，即使是初次相逢的人也能够立即亲密起来，并以此为契机进而成为一生的知己。

茶会的客人不需要什么特别的资格，其身份、职业、年龄、性别等没有任何限制。

茶道的每一次茶会都会让参与的人忘却时间、忘却尘俗，自然、轻松地沉浸于雅趣之中，客与客之间、客人与亭主之间，所有参加者都能够敞开心扉，自由畅谈。至于谈话的内容，自古以来便有着不谈论政治、经济的传统，话题大体是以与茶道相关的美术、艺术等优雅的事物为主体，却又不涉及批评与评论。因此，茶席之中自始至终贯串着一种平和、和谐、轻快的氛围。

在日本茶道界，被招待的客人作为亭主回请招待过自己的亭主或招待其他客人的现象十分常见，从而加深彼此的了解与感情；同时，时常有新的成员列席，使各人的交往在共同旨趣的驱动下向更宽广的范围延伸。

如今，正式招待数名客人的茶会已相对少见，而在一天之中招待许多客人或通过发行会员券的形式招待不定额的多名客人的大茶会却日渐增多。而这种大茶会不仅可以和正式的茶会一样，与有共同旨趣的客人进行有益而愉快的交流，而且还是一个见识各色茶席、鉴赏各种茶器的好机会。

一言以概之，茶道以“和、敬、清、寂”为贯串思想，以谦逊为守则，是强化人格、丰富心灵、愉悦生活并进而提高修炼水

平的茶之会。

日本茶道在确立之初，修禅、参禅一类的修炼、修行色彩十分浓厚，而且，这一倾向在茶道发展的历史中从未间断过，即使在现今，真正的茶人依旧以此为追求目标。一间茶席（在茶道中称饮茶的茶室为茶席，有时也称一次茶会为一个茶席）、一次茶会，必须是由主客双方配合才能够得以建立与完成的。在亭主呈上一碗茶，客人品饮的过程中，通过茶的本身、道具的组合、双方的言语与动作，主客之间达到交流与沟通，这一点一直是茶道茶会的主要着眼所在。

然而，步入现代，茶道的思想性似乎有被淡化的倾向；而同时，过于重视思想方面追求的传统茶道似乎也有曲高和寡之感。于是，为了让更多的平民能够浅显易懂地了解茶道，茶道不得不降低姿态，呈现出为日常生活服务的倾向。

在当今日本各类介绍茶道的书籍中，逐渐将习练茶道的益处与庶民平日生活挂勾。这类实用性习茶的目的与益处归纳起来大概有以下五个方面：

1. 可以学习到社会生活中所必需的各类礼节

茶道最终是一种人与人在特定环境下交往的形式，茶会中有一套固定的准则，并且十分重视礼仪。因此，习茶，即在茶会礼仪、做法等准则的熏陶与训练下，人们可以掌握各类礼节，而这些又会自然地应用于日常社会生活中，从而使家庭人际关系、工作中的上下级关系乃至与陌生人相处的关系都变得融洽。

2. 让动作变得更美观

茶会整个过程中的一系列动作，包括坐、立、行、持物、取放物等，都是经过数代人的洗炼优化后最终确立并规范下来的，可以说已几近于终极的合理、优雅与美观，其中没有一个多余浪费的动作。因此，习茶自然会纠正平时的不良习惯，养成优雅的姿态。

3. 减轻压力，解除烦恼

生活节奏越快、生存环境越复杂，人们的压力特别是心理方面的压力也就越重。而茶会，从茶庭、露地到茶席，乃至一切布置，包括茶的品饮本身，共同营造了一个安静、和谐的氛围。置身其间，自然可以放松精神，安定情绪，解除紧张感，并且宜于内省。

4. 丰富人的感性生活

茶道重视季节感，这一点以茶花（即茶席上的插花）的表现最为明显，在服饰与道具的变换上也有体现。茶道重视与自然合一；重视协调统一，如我们一再提及的道具的组合；重视每一个细节，无一处不精心。这一切自然地丰富了人的感性世界。

5. 开拓视野，提高修养

茶道的内涵不仅仅是茶，还涉及到日本文化的多个领域，与花道、香道、书道、禅道等息息相关，并且承继了历史渊源，其文化沉淀深厚，是一门实践素养学。

很显然，上述各种习茶的益处合情合理，没有任何偏颇之处，如田中仙樵等在各自的书中都曾多次提及的“修习茶之汤者腹紧背挺”这一效果，便是其明证。只是茶道自有其深层次的思想追求，如果过分强调这种表面效果，并进而认为这就是茶道的真正目的与追求，则不免使茶道低级化。

在古代，茶道以男性为主体，以心的追求为着眼处；而如今，却变为以女性为主体，并成为女性提高修养的流于形式化的工具。造成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茶道的思想性大多被忽略，甚至有的根本就不知其应有思想在其中。

日本真正的茶人们，特别是各流派的掌门人——家元们，一方面慨叹于茶道的形式化、表面化，另一方面，为了扩大各自流派的势力与影响，又不得不将深奥的“道”简明易懂化。看来，茶道本身在升华与普及方面有其矛盾的一面。

茶会的分类及其注意事项

在茶道中，主人以茶待客这一形式称之为茶会。

日本的茶会虽然名目繁多，但归纳起来大体有三大类：

1. 有怀石料理的正式茶会

怀石料理最初是指以寺院烹饪法烹制的菜肴，现在则主要指全素菜肴。正式的茶会分有很多种类，如冬天拂晓前，从四点左右开始的“晓茶会”冬天早上六点左右开始的“朝茶会”从正午开始的“正午茶会”冬天晚上六点左右开始的“夜咄茶会（夜间茶会）；此外还有“迹见茶会”、“临时茶会”等多种类型的正式茶会。

2 非正式的茶会

这是一种以简略的形式飨客的茶会。

3. 大寄茶会

一次招待不定数多人的大茶会，在茶道中称为“大寄茶会”。

日本茶道的茶会中，主人点的茶有两种，即浓茶和薄茶。简单地说，浓茶是最正式的茶，而薄茶则是后来产生的简略形式的茶。两者在点茶方式及品饮方式等方面均有所不同。

浓茶是在一个茶碗之中点出五个人份的茶汤，客人们每人固定喝三口半，用一个茶碗轮流品茶。而薄茶则是每人一碗，亭主从正客开始，按顺序点茶并进献。

传统的最正规的茶会做法是：亭主先以怀石料理飨客，然后分两个阶段分别向客人们进献浓茶和薄茶。如今，如果茶会的请柬上没有特别注明“薄茶”等字样，一般都是指浓茶而言。不过，为了让茶道能被更多的普通人士所接受，简略形式的薄茶茶会已越来越多。

出席茶会应遵守以下注意事项：

1. 明确出席与否，千万不可迟到

亭主为了准备一次茶会，可以说是全身心地投入，因此，如果无故缺席或迟到，都是极为失礼的事情。一般来说，稍留出一点儿富裕时间，提前十几分钟左右到达比较合适。另外，亭主方面也在考虑时间，做最后的准备工作，如给露地洒水等准备工作，因此，如果去得过早，反而会打乱亭主的步骤，也是失礼的。

2. 注意穿着，少戴装饰物

在上述各种茶会中，“正午茶会”最正式也是要求最为严格的。因此，参加“正午茶会”时不论男女，一定要穿着和服中最正式的服装。与“正午茶会”的正式相对应，“朝茶会”、“夜咄茶会”等，虽也是正式茶会，但被称为“普通生活装茶会”，因此穿着相对随意一些，不穿和服也没有关系。对于第二、第三类型的非正式茶会，对客人服装的要求更不严格，西装、裙装都可以穿。但也应注意不可穿得太过随便、太过休闲。毕竟茶会是一个较正式的社交场合，更何况还具有修炼身心的因素。如过短的迷你裙、牛仔装等便很不适宜。

另外，如果穿西装、裙装等类衣服赴会的话，应选择袖子比较长一点儿的衣服，因为在茶会中露出手臂是很失礼的。

按照规矩，客人在进入茶室之前需要摘掉戒指、手表、项链等物，其目的是防止这些装饰品划伤茶道具；另外，茶室中不戴耳环，这也是传统。因此，出席茶会时应尽量少戴装饰品。

3. 赴茶会带好必需物品

这里所说的赴茶会所必需的物品是指需要由客人自己准备并携带着一起赴会的东西。带哪几样东西赴会，这些物品的规格、尺寸、颜色以及男女用品的区别等，都有着固定的规矩，而且这些物品在茶会中都将派上用场。

携带的具体物品如下：

帛纱——清洁器具之用。男性为紫色，女性为朱色。

怀纸——本是吟咏书写诗、和歌、俳句时所用的正式纸张。
在茶道中分男性用与女性用两种，女性用稍小一圈的。

帛纱夹——用以盛装帛纱和怀纸之用。

竹签及装竹签的道具。

手帕——擦手时用。

进入茶室时用于替换的白色袜子——穿着和服赴茶会时，脚上穿着的是和服专用的白袜子，日语中称为“足袋”。

扇子。

另外，如果要参加的是浓茶茶会的话，还需要准备古帛纱和小茶巾。

4. 分清主次

参加茶会的客人不是一律“平等”的，分为“正客、次客、三客、四客”等次序，所有的行动都按照这个次序进行。正客，即主要宾客，一切先行。同时，在茶室中被允许直接和亭主会话的只有正客一人。其他客人想要发问或讲话，需要经过正客。另外，茶室需要保持宁静、祥和的气氛，因此绝对禁止杂谈。

5. 只喝三口半

按照茶会的规矩，客人在品茶时必须只喝三口半，不能多也不能少。但需要说明的是，“喝三口半”这一标准仅是浓茶的规矩。因为浓茶是一碗茶大家按次序轮流喝，这样就有必要对每个人喝多少定下一个大致的标准，以防止轮到最后一个客人时无茶可喝。主人点茶时，也是按照每个人三口半的标准点出合适份量的。

还有另外一种说法是，三口半的茶量是最适度的量，最易品味出茶味。

最初，对于薄茶来说，是没有“三口半”的要求的。不过，最近薄茶茶会中也出现了这一倾向，同时也出现了“为什么要喝三口半”的另一个理由——因为茶道中使用的是末茶，那么，不

论用茶筴如何搅拌，喝茶后在茶碗底部总会留下些茶末渣滓。三口半中半口的目的便是为了吸净这些茶滓。同时，在半口吸茶滓时，还应发出惬意的声响，用以表达“茶完全享用光了，非常感谢”的心情。

茶庭园中的禅意

茶禅一味可以说是茶道精神的高度概括，禅的精神体现在茶道的每一个细节上。在这里，以茶庭园布局中的禅意为例介绍一下茶道中所蕴含的禅之韵味，从中不难看出茶人们对精神修炼的重视与追求。

在茶道中，举行茶会的所在总称为茶苑。茶苑大致由两大部分构成，即茶室和露地。所谓露地，就是通向茶室的通路，亦即附设于茶室的茶庭。

最初，茶室并非独立的建筑，而是在被称为“广间”的较宽敞的大房间中，用屏风圈出一块空间作为茶室，这种茶室被称为“围”。很显然，这样的茶室是不需要在外边另建通向茶室的通路的。但是，当茶室成为完全独立的建筑时，通路或是庭园便变得必要了。据一般推测，露地是伴随着“草庵小座席”风格的茶样式的诞生而出现的。

露地又称为露次、路次、庐路、炉路、廊次等。路次，原意是像胡同一样的狭窄的街路，这里是取其通路之意。一般认为，当附设于茶室的通路发展成为茶庭园的时候，路次的说法也就被露地所取代了。庐路之“庐”当指草庵茶的草庵，炉路之“炉”指茶道具中点茶用炉，因此庐路和炉路都应是通向茶室之路的意思。其他的几种说法应当是谐音假借用法。

露地从其实用价值来讲，仅仅是一条通向茶室的通路而已，

但其内涵却很丰富。由于茶道是与佛教挂勾、以修禅为目的的，因此，露地实际上具有极强的思想性，有着深厚的精神取向。

“露地”一词本身就是佛教用语，最早见于高僧鸠摩罗什的《法华经》译本。

《法华经·譬喻品》中有一段讲述：一位长者看到自己的几个孩子在已经着火的宅居之中嬉戏游玩而不自知，“此舍已为大火所烧，我及诸子若不时出，必为所焚”，于是长者便想法诱导孩子们离开火宅，“我今当设方便，令诸子等得免斯害……汝等所可玩好，希有难得，汝若不取，后必忧悔，如此种种，羊车、鹿车、牛车、今在门外，可以游戏，汝等于此火宅，宜速出来。随汝所欲，皆当与汝。”在长者的劝诱下，孩子们终于得免于难，“尔时诸子，闻父所说，珍玩之物，适其愿故，心各勇锐，互相推排，竞共驰走，争出火宅。是时长者，见诸子等安稳得出，皆于四衢道中，露地而坐，无复障碍，其心泰然”。

在这里，火焰暗喻着烦恼，而佛教中有着“三界如火宅”之说，因此，火宅象征着充满了不安与烦恼的浊世间。佛教的主旨便在于引导人们远离这迷惘的俗地。《譬喻品》中诸子脱离火宅后所处的“四衢道中及露地”自然就是与火宅相对应的世界与状态，其中，“四衢”代表佛教所倡导的苦、集、天、道四谛亦即真理。如果说火宅代表的是充斥着烦恼的俗世，那么露地则代表着清静的解脱世间；火宅是迷惘与混沌的话，露地则象征着悟道的境界。

佛教关于露地的这一思想被有机地吸收到了茶道之中。这一点通过著名茶人千利休的弟子南方宗启所著的茶书《南方录》的记述可以得到印证。

《南方录》关于露地的记述如下：

“露地之名综括了草庵茶寂灭的境界，是一身清净无一挂碍的境界。自古以来，一般家居之庭园无有称露地者……露地是千利休居士之远离世间尘劳垢染、表露清净心境的本意所在，而露

地以树石天然为其清净之外相。”

很显然，千利休所推创的草庵茶中露地的内涵与《譬喻品》中露地的内涵是相吻合的。千利休在草庵小座席茶中注入了最深厚的思想性，将茶室视为修行得道的场所，而露地是附属于茶室的，与茶室相适应，与茶室乃至茶道本身的思想性连动地被赋予了“清净境界”的内涵。可以说，将佛教“露地”的哲学思想及其语言用于茶庭上，是千利休在思想方面对茶道的主要贡献之一，是其远见卓识之处，由此也反映出茶道的特色所在。

综上所述，露地已不单单是通向茶室的媒介，同时还具有遮断尘世、隔阻俗虑与烦恼的作用。露地既是清净、静寂的境界，自然就有着澄虑思维、安宁心绪的功用。因此，一踏入露地，应忘却一切俗虑，达到宁和的心境。在这一点上，露地提供并创造了一个让参与茶会的人摒除杂念、做好心理准备的场所。露地是通向茶道的心灵之路。踏入露地，也就踏出了茶道修行得道的第一步。

刊行于文政十一年的茶书《禅茶录》一书，关于露地的思想性论述得更为深刻。该书说，“露”是“表露”之意，“地”是“心地、本心、自性”之意，因此露地是直观本心的道场。修行得道的茶室与露地实为一体，茶室即露地，露地即茶室。将露地视为修行的道场，使其与茶室并驾。

在上文引述的《南方录》中曾提及“露地以树石天然为其清净之外相”，外相是指露地所呈现出来的外在形态，亦即格局与布置。而外相自然是为其“一身清净无一挂碍的境界”这一内相服务的，因此也以清净为原则。

茶道中的茶室一般都开辟有几个窗户，窗户的位置、方向与露地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在茶会时，打开窗户、取下帘障，让茶人们从茶室中可以眺望露地，将露地作为外景引入茶室的做法相当普遍。这就对露地的布置亦即外相提出了要求。如果透过茶

室的窗户看到的露地过于引人注目，夺走了人的视线、抓住了人的心，那么就有违在静寂中求平和、从而修行得道的本意。当然，如果一个茶人过分关注像露地这样的外部实相而忘却本心的话，也就算不上是一名合格的茶人了。作为一个茶人，应当不着意于露地，却从露地中品味清静的心境。这就要求露地在构筑上不着相，正如《南方录》中所说的以树、石等天然物的布置为最佳，越少人工的矫揉造作越好。

这一点和宋朝人改动陶渊明的《采菊》诗的用意是一致的。《采菊》诗中有“采菊东篱下，悠然望南山”一句。陶渊明吟咏“望南山”，本是企盼长寿之意。可宋朝人却将这一句改为“悠然见南山”，并博得一片叫好声。其理由是，“望”字是伴随着人的主观思维的行为，是理性意念驱动下的有意义的行为；而“见”字则表现出一种无意识的意境，更符合禅的无造作、不着意的闲适。“望”与“见”孰优孰劣姑且不论，但茶是以禅为根基的，因此追求的是“见”的境地。因此，露地在构建上讲求的是布景的自然呈现，是“可见”，而不是为了观赏而布置，不是为了吸引人、为了让人看才用心布置。套用上文关于《采菊》诗的典故，露地是“见”而非“望”的对象。

露地的内质是悟的境界，而支撑和表现这一内相的是可见的外相，因此，外相是内相的具体化和实物化。具体地说，外相就是构成庭园的景观，为了与内相强调的“清静”相配合，露地的景观不以供人观赏为目的，而景观也不是在建设时优先考虑的对象。

但不管怎样，作为庭园是需要景观的，那么，在露地之中景观的比重是多少呢？

在茶道中，将露地的实用部分称为“渡”（取其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一地方之意），而将景色、景观称为“景”。茶庭即露地，在渡与景的比例上大体有两类：一种是“渡六分，景四分”，这一格局在千利休时代被广泛使用；而另一种则是“渡四分，景